

石磨豆腐分外香

□魏青锋

风呼呼地刮着，一捆苞谷秆晃悠悠地从柴垛上跌落，枯黄的叶子随风“呼啦啦”地响。围着头巾的母亲，趁着驴子转过去的间隙，麻利地舀了一瓢黄豆，喂在磨眼里，驴蹄“噔噔噔”的敲击声和石磨“嗡嗡”的低吟交织在一起，宛如一首悠扬的田园交响曲，回荡在冬日的庭院，定格成我童年最温暖的回忆。

每年冬闲，母亲总会挑拣颗粒饱满的黄豆，泡上两大桶。一天时间，泡胀的黄豆两指轻轻可以捏碎。随后，她会细心清洗石磨，将泡好的黄豆倒入磨眼里，再用套杆套上蒙眼的驴子，吆喝着它一圈又一圈拉动磨盘。随着磨盘转动，乳汁般洁白的豆浆便从磨盘间隙中汩汩而出，沿着边上的凹槽，涌到下面的木桶里。

云层低垂着，天有些暗，母亲抬头望着远方，心中挂念清早挑着豆腐担出门的父亲。那时多半人家都是用黄豆换豆腐，来回担子都沉甸甸的，父亲年轻时腿受过伤，遇到下雪天更是步履维艰。当磨盘的“嗡嗡”声显得空旷了，母亲才发觉自己愣神间忘了填料，磨盘空转容易损伤磨齿，她迅速加满

泡黄豆，又回屋取了一块干豆渣饼，塞到驴子嘴巴里，驴子嚼得“噌噌”响。

不知何时乌云散去了，只留几缕飘逸的烟絮，风也似乎轻了，母亲舒展了紧锁的眉头，换了地上的空桶，把装满豆浆的木桶提到屋里。顺便起了灶火，把中午的稀粥、馒头热一下，等父亲回来吃。

磨完了黄豆，给驴卸了套，母亲正在清洗磨盘，门外隐约传来激昂的秦腔声，她赶忙进屋，给父亲舀了稀粥，端出馒头。今天豆腐卖得快，换得黄豆成色也好，父亲心情愉悦，过集镇时买了两串糖葫芦，正在写作业的我和姐姐乐得眉开眼笑。

父亲在吃饭，那边母亲已刷完锅，锅底填了柴重新点燃，父亲急急地嚼几口馒头，便上了灶台，把工具和纱布包结实地系在房梁上，母亲舀了一盆豆浆递给父亲，父亲倒进纱包里，过滤后的豆浆顺着纱包底泻成一条水线，父亲两手不停在纱包上揉搓，豆浆“哗啦啦”落在锅里。有次过包快结束时，工具一端的绳子突然断了，紧抓慢抓还是有一半豆渣掉进锅里，父亲闷头抽过一袋烟

后，还是把整锅的豆浆重新过包。此时，姐姐在灶膛里添了硬柴，“啪啪”地拉着风箱，溢出灶膛的火光映亮了半边房屋。

睡到半夜，迷迷糊糊闻到一股浓烈的浆水味和豆腐的清香，我一骨碌爬起来：“妈，豆腐脑好了？”第一锅豆腐已经点开了，母亲舀了一碗碎豆腐，给我放在炕沿上，又不断把豆腐舀到木盘里，父亲用纱布包裹好豆腐，再压上石板，挤出的水分“叮咚”滴在盆里，宛如一首动听的小夜曲。压包完成后，父亲把豆渣堆在墙角，这些豆渣是用来喂猪和驴子的。接着他还要和母亲烧煮第二锅豆腐。

俗话说，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天不亮，父亲又挑着担子出门了，做一次豆腐，父亲要卖两三天。母亲在家也不闲着，用簸箕簸掉黄豆的残渣，再仔细挑拣。渐渐地，我家的豆腐在周边出了名，不仅因为母亲用了最好的黄豆，还因为从不加明矾，点豆腐用的是家里的老酸浆水。那淡淡的豆腐味蕴含一丝老酸浆的味道，闻着都有食欲。

学校食堂一直在我家订豆腐，每次都是

我提去学校。有一次，半路上被游手好闲的建宏拦住，他非要我从豆腐上割一络，还威胁我不要告诉家长和老师，我见过他不要命地跟人打架，吓得大气不敢出。我带到学校的豆腐总缺斤少两，时间长了老师便有意见，有次专门来家里找父亲，父亲喊我来问，我大哭起来，明白原委的父亲和老师立即去建宏家，愤怒的建宏父亲拿着皮鞭狠狠地教训了建宏一顿，父亲和老师挡也挡不住。过后，父亲觉得过意不去，还让母亲送了些豆腐过去。

父母前后做了十几年豆腐，后来农村通了电，磨豆腐有了电磨，可很多人依然偏爱我家的石磨豆腐。搬到县城的几户人家每周都托父亲把豆腐通过班车捎进城里。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后，老家的房子也拆迁了。偶尔见到街头巷尾走过卖豆腐的商贩，我脑海里就闪过父亲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的身影，那转动的石磨和淡淡的豆腐清香早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温暖与牵挂。

(单位: 陕建四公司)

街角的酒香

□朱金华

在微风轻拂的街角
许下岁月的约定
醇香如美丽笑靥
记忆在长河中永恒
月光如洗
仰望浩瀚吟唱
歌声里承载不变的誓言
把美好驻留心间

流年似水
带不走那份深深情感
清风街的夕阳下
一个身影渐行渐远
风景清晰如昨日重现

远方的眷恋
总在思绪里翻转
岁月深处的回忆
忘不掉清风的呼唤
青石路的阔绰
承载历史痕迹
几点灯火
照亮寂静的丹江河岸

枫叶红了
述说秋天的思念
在清风街的酒香里
沉淀着岁月的味道
时间轻轻流淌
留下岁月的印记
香醇成为永恒的回忆

街道老树下
流年划过苍穹
四季更迭星空流转
再现时光轮回
酒香萦绕
把记忆点燃
绵长的窖藏故事
填满时光隧道
(单位: 商南农村商业银行)

小雪轻舞

□吴源极

小雪，似一位素衣仙子，轻盈地飘落在人间。天空中，雪花悠悠而下，如梦幻的蝶羽，舞动着空灵的旋律。世界在这洁白的幕布下，变得宁静而诗意。

街头的树木，伸展着枝干，迎接雪花的轻抚。点点白雪，宛如绽放的花朵，素雅而清婉。公园的小径，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银毯，脚步落下，发出轻微的声响，似在诉说着冬日的故事。

湖水静谧，雪花飘落，泛起圈圈涟漪，如诗如画。远处的山峦，在雪的映衬下，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水墨画卷。

小雪时节，围炉而坐，煮茶赏雪。看窗外雪花纷飞，心中满是宁静与安然。在这纯净的世界里，时光也仿佛放慢了脚步。

小雪，用它的轻盈与洁白，为大地带来一场美丽的邂逅，让我们沉醉在这冬日的诗意中。

卸核桃

□杉林

一回家，就看见邻居大哥站在梯子上，拿着竹竿打核桃。只是他的竹竿太短，虽站在梯子上，还是像给大树挠痒痒，丝毫触及不到上面的核桃。

到了家，几个嫂嫂、婶婶与母亲坐在门道里打窠儿。看见我回来，他们都打趣道：“快卸核桃，人家核桃都卸完了。”我们这里将摘核桃叫“卸核桃”，可谓十分恰当。想来摘核桃只能表明摘了核桃，摘没摘完不得而知。但卸核桃就得把树上的核桃全卸下来，不管你是用摘还是打的方法。

听了他们的话，我也爽快地说：“卸就卸，这有啥难的。”

用几个蛇皮袋，堵住了柴草堆里的缝隙。我换了一双防滑的布鞋，沿着几个斜生的树杈爬上了树。我两条腿在两个树杈上撑住身体，肘部贴近树身，以防失去平衡，两只手缓慢拿起竹竿。我沿着每一个伸展出去的枝条敲打一阵，核桃就一个个簌簌地落了下去，宛若一阵急雨沉重地砸在地上。我想，这可能就是收获的声音吧。

一些落在水泥地上，“哐”一声，摔破了外面的绿皮，核桃就兴奋地跳了出来。有的竟直接摔碎了，露出了白嫩的果仁，可见这掉落的力度之大。有的落在柴垛顶的纸板上，“砰”一声，顺着纸板边缘排成一行一行，像听话的学生，排队等候着后面的伙伴。有的落在草丛里，与人玩起了躲猫猫。如果不是特别细心，很难再找到它们了。

搬入新家后，父亲在村上领了五棵核桃树苗。在门口栽了两棵，门前的路边栽了三棵。如今已过了10年，还活着依然结果的只有眼前的这一棵。栽上后不久，四棵树就先后死掉。现在剩下的这一棵长在门口路边。它的主干早在还没长到半米时就死掉了，幸而过了这一年，在主干一半的位置，又斜生出两个对称的枝条。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它竟长大了。直到看到它的两个斜枝长得笔直，看起来有个果树的样子，我才在门口闲逛的长辈指导下，修剪了它身上的杂枝。邻居的伯母替我折掉了两个斜枝中间枯死的主干，她说：“以后我没事了就像骑马一样，可以坐在这两个树杈中间。”没想到她还没来得及坐，就在一年冬日离开了这条街巷，离开了这些她看着长大的树木。

现在，这棵仅剩的核桃树成了我的伙伴。回家时，我常常站在树下，抬头看着它的一枝一叶默默地生长，聆听喜鹊在它枝头上打架。傍晚时，看着斑鸠流连在它的枝叶间忘了回家。吃饭时，我常常端板凳坐在它下面，仿佛这时候的饭菜格外可口。它的一边紧挨着水泥路，另一边是一米多高的土坎，它就生长在这宽度不足一米的土台上。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它努力扎住了根，超越了下方的杏树、柿树和皂角树，直到现在，有十余米高了。

它以倔强的身躯为我们结果。我已经忘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果，只记得前年收了满满一筐核桃，去年收了一筐多，到现在还没吃完。今年，看着并没有多少果子，却足足收了两大筐。核桃皮薄，把两颗放在手心里，用力一捏，就可破开。或者用牙齿一咬，就能让我轻易地享用它的果实。所以我越来越感激它，已经把它视为家里的一员了。



霜于晚秋临

□李海燕

时光似轻盈的舞者，脚尖轻点，便跃过了繁花似锦的春天，绚烂茂盛的夏天，硕果累累的初秋，打着滚儿似的向银装素裹的冬天去了，而在秋与冬交接的港口，铺满了晚秋的霜。

“年年秋色最深处，岁岁霜降日寒。”当霜降来临，秋日便向深里走了。此时，万物消瘦，日渐内敛。霜降是一场无情的考验，也许昨天花还开着，叶还绿着，只需一场霜降，花就败了，叶就衰了，失去了夺目的色彩，甚至是生命。草木摇落，露结成霜。霜降是一次终结之呼吸，万物到这里就要交出一些颜色、香气、果实、情绪，减掉一些“重量”，去掉一些修饰，将生命归还于大地，蛰伏于漫长的寒冷，回到终点，等待来年再次丰盈。

人于此时常悲秋，因为眼前是落叶，是残花，是瑟瑟的风，是斑驳的时光印记。生机似乎

在一点点消散，留给人间一片寂寥。繁华与热闹仿佛与这时无关，青灯古佛才适合这时的心境。然而，寒冷里往往孕育温暖，寂寥里往往孕育新生。

霜降是另一种温度，也是另一种热闹，给予人间以美，以诗，以浪漫。它轻盈地覆盖在枯黄的落叶上，如同繁星坠入林中，每一片叶子都被赋予新的生命。那薄薄的霜花，闪烁着银色的微光，仿佛把时光凝结其中，赋予落叶另一种颜色，落叶又活起来，用一种清冷而不失庄重的色彩再度惊艳人间。树枝、草丛也被霜霜赋予别样的形态与色彩。霜花如棉絮一般，层层叠叠，将枝条与草叶打扮得晶莹剔透，倘若遇到一阵风，便有风吹飘雪的浪漫。古诗云：“满地霜华浓似雪。”霜与雪，在某种意义上是并蒂莲，霜是雪的前奏，雪是霜的华章。风

缕缕桂花香

□曹锋

汉中的秋天，诗意盎然，不会吟诗，你也会被缕缕桂花香，感染得诗情画意激情满怀。

夜幕降临的时候，彩霞满天飞，我们一行数人，在汉江边上道上漫步。行道间，人流如水，有快步走的，有慢步跑的，还有边走边高谈阔论的，人们的笑声爽朗、意气风发、充满活力。明月高悬，准确地讲，是桂花的香味正浓。置身于汉中，诗意漫步于任何区域，都会被桂花香温柔簇拥。这是一种高雅的暗香，就像初恋，淡淡的羞涩，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或藕断丝连。又像一种忽近忽远的思念，扯着一根线，拉近或飘远，思绪万千。仿佛置身于一群佳丽之间，被她们的笑声和迷人的体香包裹，欲罢不能。沐浴着这四面八方袭来的摄魂香味，顿感心旷神怡，不由得产生美好憧憬浮想联翩。“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情不自禁低吟浅唱：“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此刻，

体内的荷尔蒙爆棚，浑身充满力量，又回到多年前的时光，成为那个顶天立地、血气方刚的翩翩少年。这种香味，不同于法国某知名品牌的香水味道，是一种纯天然的发散，是汉中山水给予任何一位外地客人的慷慨馈赠。

“一枝淡艳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沿着行道继续漫步，香味牵着前行，不觉间移步来到桂花树下。这一棵树的桂花，月光下开得正美，有滋有味，像是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雅聚，吟诗作赋快意人生。一团团、一簇簇的桂花，不论是淡黄还是橘红或深藏叶底，和你玩起了躲猫猫，或大大方方地悬挂眼前，星星一样眨着眼，不可亵渎。叶底藏花一朵，梦里笑醒几回。细品，浅黄的桂花洋溢着迷人的清香，一旁的橘色桂花则是飘荡着浓郁的酱香，好比刚刚开坛多年的陈酿。而这些清香或酱香，早已钻进五脏六腑，荡涤体内的污浊。吐

一吹，细碎的霜便如银片一般，洋洋洒洒地飘落，将大地轻轻覆盖，让清冷孤独的大地变得柔和而神秘。

最爱的还是青霜青瓦，因为能够尽显古意。青瓦与青霜，似乎有着深厚的宿命关系。青霜为青瓦而等，青瓦为青霜而老。每一场霜都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落在青黑的瓦上，用自己的万般柔情去治愈岁月雕刻在瓦上的裂痕。青霜落瓦，不用过多的语言描绘，只是去见，去想象，已足够美了。那是静谧的画，是动人的诗，是美丽的女子轻轻吟唱的情歌，细腻而纯净、深情而厚重。这是霜降写给晚秋最后的一行诗，待霜化了，秋走了，诗结尾了，冬天再来续写，续写出另一种寂寥和热闹、冷冽和浪漫。

霜于晚秋降临，秋意未尽而冬序已启。

(单位: 龙钢公司)

茶马古道上的净土

□何雨轩

茶马古道，是民间贸易的走廊，漫长的岁月已经抹去了它昔日的繁荣，叮叮咚咚的马铃声也在历史长河中慢慢隐没。在梅里雪山脚下，有一个神奇的小城——芒康，它濒临澜沧江，江中冒出的卤盐，使它从唐朝到今日都还保留着产盐的传统。

所谓盐田，就是在汹涌澎湃的澜沧江边搭建起的一个个水制的晒盐平台，人们用粗大的原木搭建框架，上面铺一层结实的木板，再向木板上垫一层黏土，这些盐田被错落有致地搭建在江边，它们彼此相连接，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就像散落在高山之巅的格桑花。每天清晨，都会有早起的妇女背着木质大桶，挑着手工编制的扁担，迎着阳光到江边卤水井取卤水，将这些卤水挑到半山腰上，用簸箕慢慢将水引入盐田之中，这样的工序虽然繁琐，但比起草率地将水泼到盐田之中，这种用簸箕轻倒、使其慢慢回旋堆积的方法，就显得更为精致与讲究。

每天，她们都要在这陡峭的江崖上往返50到100次，她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晒盐、制盐。其中，西岸晒出的盐最为特别，它有一个曼妙而特别的名字——桃花盐，因为东西两岸的土质不同，西岸地势平缓，垫土多为紫红色黏土，产出的盐被染上粉色，又因为采盐高峰时间多在3月到5月，正值桃花盛开之时，这些被沾染紫色垫土颜色的盐就被称之为桃花盐。到了收盐的季节，人们轻轻地晒好的盐用刷子刮出，收集保存在自家盐缸之中，这种粉红色的盐在藏区极受欢迎，因为它打制出的酥油茶颜色格外鲜亮，味道也会更加浓郁。

这里的盐井就像芒康人的精神血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保障，是他们注入灵魂的勤劳讲究，是他们对产出盐品质的追求。看着澜沧江奔腾的江水逐渐析出颗粒分明、泛着浅红色的桃花盐，这一切仿佛都是自然的馈赠，是大地母亲换了一种方式，滋养着芒康的子子孙孙。

这些错落有致、五彩斑斓的盐田，与奔腾的江水、皑皑的雪山，苍翠的森林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别致的油画。每天清晨，都能看到背着竹筒、挑着竹扁的妇女在陡峭的江崖边穿梭，她们一次次背着卤水洒在盐井中，她们用双手创造生活，她们善良、勤劳、朴实，用自己的力量将这古老的工艺延续下去。盐粒无数次折射出青藏高原古老的历史与传统，逐渐聚合拼出一幅沙画，那画中的每一粒桃花盐都诉说着茶马古道悠久的历史。